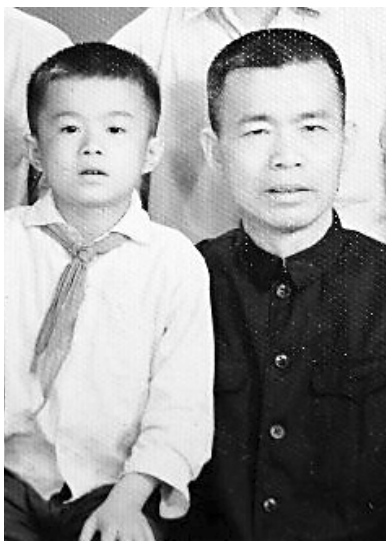


广州美协副主席朱光荣: 父亲激励我奋发进步



■朱光荣(左)小时候与父亲

父亲离开我们家已经整整 15 年了,他的音容笑貌仍时不时浮现在眼前,清晰如初。

父亲与吴冠中同龄,年轻时拿了过继祖父藏的驳壳枪参加了革命,成为佛冈游击大队一名指挥员。他屡被国民党反动派悬赏,却又屡屡脱险。十余年血与火的残酷斗争,伤情一直与他无缘,让少年的我惊奇不已,在我心目中,父亲简直如神一般存在。

后来父亲到北京学习,再后来又辗转赣州与广州,从中医学院到省委党校任教员,孜孜不倦学习和教授理论知识成为日课。家里 5 位子女中,诗词文学样样皆能、从事编辑工作的大哥,华工毕业通晓七国语言、先教学后外贸工作的二哥,认真投身到护士行业的三姐、华师附中和中大毕业、从事经济分析的四哥,都让父亲特别放心。只有最小的我,由于痴迷上绘画,学习成绩便不上不下,前景不明朗而令他无比担忧。父亲让高中毕业后的我去省委党校印刷厂、校刊编辑部当临时工,想必当时考不上大学的我成了他最放心不下的儿子。

直到我觉醒到不能成为家里最差一员,主动去夜校求学,继而考进珠影动画公司,父亲担忧的脸庞才有所放松。当我决定投考广州美院,父亲仍是半信半疑;直至一考即中,父亲这才终于放下心,平常严肃的脸上多了不少宽慰的笑容。

父亲有周末去新华书店看书的习惯,很多时候就带上最小的我去。他去看马列著作毛主席著作,我则津津有味地看连环画,爱上绘画全因此。幸好那时无人拐带儿童,不然我都不知被卖了多少回了。

父亲对儿女喜欢放养,他很相信儿

女们有自觉上进的慧根。而且他对文理两科不偏爱,故四个儿子两文两理,十分均衡。父亲喜欢儿女们全面发展,劲往多处使,为人、处事、工作、锻炼、家庭都不误;特别强调正直做人、清正廉洁、奉公守法,不辜负党和国家的培养。特别在大是大非面前,要求我们不盲从、不动摇,体现了一位 60 多年党龄的老党员对党和祖国无比忠诚之心!

正因为父亲以身作则,我考上广美国画系后,不但在学习上严格要求自己,在生活中也乐于助人,得到老师和同学们的认可,因此被推选做了后三年的班长、最后一年的系学生会主席。父亲要求我们全面发展,也让我有效处理好各种羁绊。门门学科的学习均全力以赴,不偏科而主动求进的结果让我荣获了后三年的优秀学生奖学金。

父亲在人生的最后十年,看到我在艺术发展上的不断进步,也乐于周末与母亲一起坐上我的汽车到处行走,他常常告诫我不能自满,要不断推陈出新,不断挑战自己极限,向更高的目标迈进。

父亲在广东东江纵队纪念馆留下了他的名字:朱继良。他的音容笑貌和正直身躯,永远激励我百尺竿头、勇往直前、不断奋发、不断进步!



■朱光荣 云林高弈

广东省青年美协副主席张铁威: 父亲的遗憾



■张铁威父亲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期留影

2004 年 3 月父亲去世,结果他想看我画展的愿望也永远没法实现了。

还在我读小学的时候,喜欢诗文书画的父亲非常注重我们几兄弟在这方面的培养,经常督促我练书法,从柳公权的楷书入手,后来又练隶书。当我们几兄弟从增城迁回老家大埔就读时,父亲还在增城教书,除关心我们学业成绩外,还时常寄些文学、连环画及一些绘画的资料书让我们学习。至今我还保留着 1977 年父亲从增城寄回大埔给我们几兄弟学习绘画的《美术作品形象选》,在扉页上还特意交待要好好学画,不要借人,不要弄丢。在那温饱都成问题的年代,在那偏远的小山村,父亲就那么注重美育培养,可谓是用心良苦。

上了初中后我又出来增城读书,因忙于学业,就较少练书画了。1983 年在增城师范学校读书时,我开始加入美术兴趣小组,自小打下的一点基础派上了用场,成了美术骨干,对画画的兴趣就越来越浓厚了。那时美术小组外出写生,不少人都背个深绿色的画夹像画家的样子,觉得很风光,也很羡慕,可我没钱买。那个画夹嘛,大概也就 8 元左右。向父亲要钱(我平生极少向父母、别人要钱的),平时很是节俭的父亲却觉得贵。结果他自己亲自动手用两块夹板,外面缝上深蓝色的布料,再弄个背带做了一个画夹。我拿到一看,觉得不太“正宗”,还不太乐意用,没法也只好用着。

父亲走了,整整有 17 年了!

这十几年来,我陆陆续续在广州、珠海、河源、东莞、增城等地举办过个人画展。遗憾的是,父亲却一次也看不到了。

其实父亲是很想去看我的画展的。2001 年 7 月,我跟刘东在增城文化局“红太阳”展览厅举办作品联展。画展前两天,老爸早就准备好要上增城看展览了,还约了龙川县的老友一同观看。可是,画展前一天,父亲却病倒了,轻度中风,住院了,行动不便,画展也看不成了。之后一直呆在家里,哪也去不成了。那时我们几兄弟都还没买车,直至

增城师范毕业后,我不愿一辈子教语文,一心想考上梦寐以求的美专进修,然后做个中学美术教师什么的。父亲知道我的想法后,还想方设法联系上以前的旧同事、后来在广州美院教学的叶绿野老师,让他帮忙了解有关考美专的信息。有一次还带着我,用纸皮箱装上一只自己养的鸡去拜访叶老师。后来叶老师多方打听,还寄来招生简章,加上自己的努力,终于考上了广州师专艺术系。

广州师专毕业后,做了三年中学美术教师,又在报社做了五六年美编。那十年里我其实是没有太多画画的,工作上倒是还可以,从美编一直升职至报社副总编辑、社长助理。但在画画上却没什么成绩。

唯一让父亲感到宽慰的是,2001 年,我在工作之余重拾画笔,还出版了

第一本画集,2003 年底,父亲看到了我主编的《画风——当代广东中青年画家解读》第一卷,那时他已中风待在家里,阅读后还认真插进书架里。能出个人画集、主编美术书籍,对于喜欢自编诗集、自己复印装订的他来说算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了。几个月后他就永远离开我们了,我的画展也就一次也看不到了。

生活还在继续,人生总有遗憾。或许我今天的努力,远在远方的父亲也会感到欣慰与自豪的!

父亲名叫张凌,生前系增城区永和简村小学退休语文教师,从事乡村教学长达 50 年,酷爱读书与写作,桃李满天下,备受乡里好评。

在节日里,谨以此文表达对父亲深切的怀念。



■张铁威 春水温暖